

# 艺术呈现“制度创新”

张亚斌

筑牢根基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代代音乐人勤力赓续，在专业性上不断提高，更要不断扩大古典音乐的群众基础



从1958年开始学习大提琴算起，我在音乐之路跋涉了60余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古典音乐基础薄弱，连一支完整的交响乐队都难配齐，能担纲大提琴独奏的演奏者更是屈指可数。如今，我们拥有一代代杰出的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国内众多城市都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古典音乐爱好者，古典音乐早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

在交响作品中，大提琴负责演奏低音，被誉为乐队根基。如同树根之于大树，低音好，整个乐团水平才能提高。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也都是这样。国内古典音乐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就在于基础坚实，一方面借鉴消化西方古典音乐技法，一方面研习转化中国悠久文化遗产，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会贯通中向前迈进。

这几十年来，我既是古典音乐演奏者，也是教育者和普及者。亲历并见证古典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我深深体悟到筑牢根基、行稳致远这个道理。筑牢根基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代代音乐人勤力赓续，在专业性上不断提高，更要不断扩大古典音乐的群众基础。尤其要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普及性作品，走进普通百姓生活。

普及古典音乐要善于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上世纪90年代电视媒介兴盛之际，我开始参与影视剧的大提琴配乐。在影视作品中心，它们可以适时渲染气氛、烘托情绪，在音乐普及上可以润物无声地引领观众走近不同风格的音乐样式。我早期配乐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很多观众正是通过这部电视剧认识了大提琴，感受到大提琴的美。后来我又陆续为《情深雨濛濛》《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影视剧配乐。可以说，让古典音乐走入寻常百姓家，电视媒介功不可没。当前媒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古典音乐从业者应以此为契机，以新的形式向大众普及古典音乐，让更多人欣赏领略古典音乐魅力。

普及古典音乐还需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在这方面，灵活性、多样性、经济性兼具的室内乐可谓潜力无限。从经典的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到带有一支木管或圆号的30人的弦乐队，室内乐团规模可大可小，机动灵活又能体现不同乐器特质。不论普及还是鉴赏，室内乐都是向大众传递音乐文化的好载体。大学校园、工厂车间、偏远山区，室内乐团都可以抵达，这种灵活性是大型管弦乐团无法比拟的。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陆续成立许多室内乐团。作为音乐普及的老兵，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不仅在音乐厅演出，也能以更大的热情走向群众中间，将音乐之美带向更广阔的生活天地。

普及古典音乐另一个关键是要有优秀的原创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让小提琴走进大众视野，钢琴协奏曲《黄河》让人们更深入地感受钢琴。近年来，我国涌现出诸多优秀大提琴演奏家，学习大提琴的琴童也日渐多了起来，这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是可喜势头。但也要看到，在大提琴方面，我们还缺少家喻户晓的原创作品，具有中国风格的原创大提琴作品较少，限制了中国大提琴艺术的发展和普及。

筑牢根基，方能行稳致远。古典音乐从业者应当致力于古典音乐原创力的提高，并继续深耕厚植，以持续的热情投入到古典音乐普及工作中，让更多优秀人才有机会进入这一领域。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内古典音乐的发展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蒋力行，1946年生于河北，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曾任中国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曾为《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情深雨濛濛》《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多部影视剧进行大提琴配乐。

蒋力行

## 筑牢根基 行稳致远

进城市建筑工地和国有煤矿，成为技术能手和劳动模范。兄弟俩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收获富足与爱情、经历挫折与成功、体验痛苦与欢乐，在锲而不舍的奋斗历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同样的一幕也在城市工厂不断上演。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乔光朴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生产经营改革，让工厂面貌迅速改观。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虽然遭遇种种阻力，最终却以行动和业绩证明这一探索成功的必然性，小说也借此揭示工业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是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其共同特点是塑造了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等新入形象。

新人形象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制度创新为投身改革热潮的城乡居民搭建了一个大展宏图的历史舞台，使他们能够借助改革开放东风闯出一片天地。这些新人形象凝聚时代精神内涵，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行动和成就昭告人们：创新是硬实力，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那些能够把握时代机遇的人，才能成为时代“弄潮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善于“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性活动”。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具有浓厚现实主义特点，广大作家把人民情怀与形态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创设出一个有使命担当意识的现实主义审美文化语境，把文学的历史观照和形象的现实观照结合起来，描绘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探索制度创新的社会风貌，演奏出一曲曲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凯歌。

### 全面展示“强起来” 抒写新时代“追梦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历史进程及其广泛社会影响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提供广阔表现空间，催生了一大批反映中国社会新变化的各类题材作品。

### 核心阅读

我国当代作家怀着深厚的人文情怀，直接或间接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及其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的影响，聚焦制度创新与人民生存境遇、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深刻关联，做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阐释，为透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明状态、时代生活氛围和精神风貌等，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形象范本，汇聚成一部宏大史诗

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绝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全新的时代中，人民的创造激情被唤醒而迸发出无穷活力的文化结果。它们源自火热现实，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把制度创新带来的社会变迁、精神活动化为不朽文字，为时代为民族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艺术呈现“富起来” 描摹改革开放“弄潮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深刻改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包产》等，集中描写当时农民观念变化，他们大胆进行生产尝试，以求改变贫穷命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讲述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奋斗故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老大孙少安在农村办起了砖厂，成为乡亲致富的带头人，弟弟孙少平则走

离产生距离化审美。“铁西三剑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较小切入点呈现想象力加工后的现实，向读者提供苍劲有力的审美体验。双雪涛笔下的李斐、班宇《冬泳》中的“我”、郑执塑造的王战团等，都是能让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的小人物。

把握好“小”与“大”的关系，是地方性写作向思想深度开掘的关键

国家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关乎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终要落在“人”上，这恰恰也是文学创作的初心所在。我国当代作家怀着深厚的人文情怀，直接或间接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及其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的影响，聚焦制度创新与人民生存境遇、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深刻关联，做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阐释，为透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明状态、时代生活氛围和精神风貌等，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形象范本，汇聚成一部宏大史诗。

### 接力书写“站起来” 塑像社会主义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革命文学主要反映由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人民军队，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从而使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得到赖以生活的土地。赵树理发表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通过新旧情况对比，突出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移风易俗和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社会组织，引导广大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任务尤为复杂和艰巨，文学作品对此进行了生动呈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得到广大农民拥护，使农村的合作经济快速增长，被视为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柳青创作的小说《创业史》根据这段历史，讲述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带领群众探索农村集体致富发展模式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生动记录时代变革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广大农民的情感反应、心理活动和思想变化。《创业史》延续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生动塑造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中国农民“建设英雄”的新人形象，鼓舞广大农村和各行各业读者，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着力塑造了清溪乡10个家庭中的30多个农民形象，细致入微地表现了站起来的农民，摒弃小农意识，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初级社向高级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展现他们走向共同致富的

## 有语言力度，更要有思想深度

张明慧

把握好“小”与“大”的关系，是地方性写作向思想深度开掘的关键

小说叙事直白、有力、畅快，整体语言风格相似，且均成长于沈阳市铁西区的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近期在文学领域引起关注，被誉为“铁西三剑客”。他们的小说作品用普通人视角书写小人物故事，获得读者好评。文学界认为，这种地方性写作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探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铁西三剑客”引发读者讨论的，首先是语言风格：简洁有力，贴近生活。他们的小说叙事节奏快，以人物对话见长；故事背景、人物矛盾、情节发展等都在较小篇幅内快速推进，几番对话交锋，涵盖丰富内容。这种多间接引用、“不那么精致”的语言符合当下读者快节奏阅读需要，“泥土味”更增强了代入感，充满现实张力。直白不是苍白，有力不是蛮力，“铁西三剑客”作品的

离产生距离化审美。“铁西三剑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较小切入点呈现想象力加工后的现实，向读者提供苍劲有力的审美体验。双雪涛笔下的李斐、班宇《冬泳》中的“我”、郑执塑造的王战团等，都是能让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的小人物。

把握好“小”与“大”的关系，是地方性写作向思想深度开掘的关键。追溯文学史亦有珠玉在前，曾经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柳青、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都兼具地方特色与时代精神，共同经验与独特个性的。在城市生活经验高度相似的今天，充分发掘地方特有经验，会增加小说独特优势。但如果执着于描摹外貌、方言、景物，不免将地方生活经验写“小”，导致受众范围受限。要塑造文学感染力，使地方性写作打动更广泛读者，还需涵养作品思想之“大”。《平凡的世界》中人物富有西北地域特色，源自路遥对生活扎根之深；整体上具有厚重扎实文学品格和激励人心的大情怀，使作品能够打动全国范围一代又一代读者。“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已触摸更深刻话题：东北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以日常小事为



(作者为北京开放大学教授) 制图：蔡华伟

